



秦腔

岳飛大戰牛頭山

劉 昆 改 編

長安書店出版

前 記

「岳飛大戰牛頭山」是我國民族英雄反抗侵略的歷史故事。宋高宗南渡，原命宗澤留守汴梁，宗澤死，朝廷派杜充繼任。岳飛在其帳下為將，因反對他遣散義軍，被黜回里。岳母事先得報，誤以為岳飛私自離營，命仆懸杖府門，不許進見。經岳妻苦求得見后，岳母始悉岳飛是欲往太行山張所處投效，順道省親，因而在他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以堅其志。

數年后，金兀朮大舉入寇，陷臨安。岳飛此時因功擢升鎮南軍承宣使，遠在洪州。聞訊星夜勤王，在牛頭山附近與金兵相遇，救了聖駕。兀朮妄想誘降岳飛，約在草坡面札，岳飛不為所動。兀朮復遣將往岳家庄捉拿岳飛家眷，企圖要挾。結果，反被岳云、銀瓶殺得抱頭鼠竄而退。

不久，岳母病故，岳云私奔牛頭山，誤將免戰牌打碎，犯令當斬。經眾將講情，戴罪迎敵，鏖斃金彈子。岳飛乘勝揮眾掩殺，大破金兵。

本劇，系根據秦腔老本改編。為表現岳家一門三個愛國典型人物，使劇情連貫起見。增加了「爭論」「通敵」「勤王」「岳家庄」四回，刪去原有「奉旨省親」一回。其余原詞粗糙費解之處，加以整理。經三意社演出后，結合各方面意見，又整理一次。但不妥之處，仍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改編者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于西安

場次

第一幕	爭論	第五幕	草坡面礼
第二幕	刺字	第六幕	岳家庄
第三幕	通敌	第七幕	牛头山
第四幕	坐帳		

人物表:

岳飛	(正生)	岳母	(老旦)
岳夫人	(正旦)	岳云	(幼生)
銀瓶	(小旦)	岳安	(老生)
牛皋	(二淨)	王貴	(紅淨)
施全	(武生)	湯怀	(武生)
康王	(副生)	李綱	(老生)
田思忠	(須生)	杜充	(淨)
金兀朮	(大淨)	金彈子	(二淨)
哈密蚩	(丑)	枯歷忽	(二淨)
烏哩布	(二淨)	瓦利波	(二淨)
咬摩忽	(二淨)	書僮	(雜)
家將	(雜)	宋兵	(雜)
探子	(雜)	丫环	(雜)
家丁	(雜)		

岳飛大戰牛頭山

第一幕 爭 論

(四龍套，二家將引杜充上。)

杜 充：(引)新承王命，握兵符留守汴京，(坐)

(詩)金邦連年起兵端，王室避禍向南遷。

獻策求和得君寵，坐鎮汴梁掌帥權。

(白)本帥杜充，自从王室南遷，聖上原命宗澤留守汴京，這老兒不識時務，妄想渡河抗金，屢請聖駕回鑾，朝廷未允，竟自气得嘔血而亡。是我奉旨前來接任，心想向金邦求和，使聖上得安，我可永保富貴，只怕義軍眾多，阻碍和議難成，想那都統制岳飛，此人文武全才，素孚眾望，不免命他先將義軍解散，再行遣使與金邦通和，方為萬全之策。來！傳岳飛進見。

家 將：岳飛進見。

岳 飛：(上)來也！

(念詩)自幼承師訓，能開硬胎弓。

痛飲黃龍酒，方顯是英雄。

(入帳白)參見元帥。

杜 充：罷了，將軍一傍坐下。

岳 飛：謝座。(坐)元帥呼喚未將進帳何事？

杜 充：將軍不知，想那義軍頭領王善、張用二人，出身草莽，野性難馴，宗澤老兒，將他招撫前來，已是失策，特命你前去將他所部解散，速快听令。

岳 飛：元帥，且慢。

杜 充：將軍阻令為何？

岳飛：想那王善、張用所部，均系兩河忠義之民，屢敗金兵，有功於國，并無過失，值此國難方殷，正好用以御敵，元帥反要將他解散，却是何意？

杜充：國家有的是人馬，這些烏合之眾，留之也無大用，不如解散，免為國家後患。

岳飛：元帥之言差矣，有功不賞，已覺不當，今若將他們解散，誠恐難以服眾。

杜充：這個……他二人未奉朝廷之命，擅自聚眾，揭竿抗金，軍無紀律，以此問罪，又有誰敢不服？

岳飛：元帥所言，依末將看來，此非他二人之罪也。

杜充：怎見得？

岳飛：元帥請听！（韻白）想起當年，敵圍汴京。君臣畏戰，主和乞盟。斷送二聖，中原沉淪。兩河百姓，揭竿抗金。江山無主，向誰請命。軍若無紀，民何得寧。以此問罪，怎服眾心。此事斷斷使不得，望元帥細思。

杜充：哼，依你之言，難道此罪還不應問？

岳飛：嗯，此罪實在不應過問。

杜充：還有一罪，總可問得。

岳飛：但不知他還有那一罪？

杜充：他二人率領義軍，縱橫無忌，不遵約束，屢開邊衅，違反國策，破壞和盟，此罪重大，難道也問他不得嗎？

岳飛：這一罪嗎？

杜充：怎麼樣？

杜飛：越發不應過問。

杜充：噯！胆大的岳飛，他二人前罪不問，尚有可原，此罪分明情同叛亂，還說越發不應過問，你莫非與王善、張用私相結納，心存偏袒，故意阻礙軍令不成！

岳 飛：哎呀，元帥！（唱尖板）

元帥且請息怒憤，

（轉七錘帶板）

我怎敢偏袒眾義軍。

事出金虜不講信，屢背盟約把我侵。

若不是義軍阻敵進，只怕中原早淪沉。

有功不賞反要把罪問，怎能够服得眾士心。

望元帥請把忠言信，莫負他一片愛國忱。

杜 充：（接唱）

你休要替他強辯論，我早把此事料得真。

若不是義軍引起金人恨，他怎能興師把我侵。

岳 飛：（接唱）

元帥此論理欠順，狡寇何嘗有誠心。

想當年他把汴梁困，朝廷請和許歲銀。

他竟施狡詐佯應允，臨行擄去二聖君，

點虜由來言無信，起衅怎能罪義軍。（留）

杜 充：（唱帶板）

解散義軍有朝命，無庸你絮叨來諫諍。

岳 飛：（接唱）

朝廷聖命當尊重，也不能把部屬太看輕。

杜 充：（接唱）

莫非你敢不聽命？

岳 飛：（接唱）

問罪無名難担承。

杜 充：（接唱）

似這等你休食皇家俸，

岳 飛：（接唱）

我寧願告職歸山林。（留）

杜 充：噉！（唱帶板）

好一個岳飛真大胆，竟敢不聽本帥言。

恨不得下令將他斬，（作抽令箭勢，三雷。）

众 兵：啊！（杜充見众不服，不敢取令）

杜 充：哎呀！（接唱）

見众將面帶怒容站兩邊。

怕的是引起三軍變，還不敢對他施威嚴。

莫奈何且把怒火按，岳飛，你想歸田我不阻攔。

（齊）

（白）好一大胆岳飛，竟敢違抗吾命，論罪就該問斬，念你為國有功，平日尙無過失，本帥不加罪于你，解散義軍，何愁無將可使，軍中有你不多，無你不少，准你告職歸家，休再多言，與我滾了出去！掩門。（杜充拂袖而下，众軍士推出岳飛將門掩住分兩廂下，岳飛還想闖進帳去再與杜充爭論一番，見門已掩，此時又氣又恨，想起國家前途，不好怎樣打算，躊躇再三，這一系列思想活動，用舞蹈表現，最後毅然決定離營。）

岳 飛：也罷！（念）

從來忠奸難同謀，報國還須作良圖。（下）

第二幕 刺 字

岳夫人：（上唱慢板）

我夫君去從戎為國效命，却為何這許久音信不通？
怕的是老婆婆要問究竟，我還須多寬慰巧言應承。

（慢留）

（銀瓶揸岳母上）

岳 母：（唱小帶板）

鵬舉兒去投軍已有六載，這一向不見有書信回來。
莫非是那金兵又犯邊界，問一問兒媳婦好放心懷。

岳夫人：婆婆到了，請坐。

岳母：媳婦你也坐下。

岳夫人：謝婆婆。

岳母：媳婦兒呀！這一向怎么不見你丈夫有書信回來，你可听得外面有什么消息不曾？

岳夫人：婆婆，媳婦聞听自从宗老元帅鎮守汴梁，屢敗敵寇，金人畏懼，再不敢渡河南犯，儿夫他在那里，想是軍務忙碌，无暇修書，諒无他故，婆婆請放寬心。

岳母：哦，哎呀！难得宗老爺，这样忠心為國，但愿鵬舉隨他早建功業，收復河山，迎回二聖，使我能够親眼得見，也不枉我半生辛苦，教子一場。唉！只怕我这風燭殘年，未必能等待得到呀……

岳夫人：婆婆何出此言，想那宗老元帅，这样忠心為國，光復河山，諒必為期不远，你老人家定能見得到的。

岳母：能見得到？

岳夫人：能見得到。

岳母：哈……哈……（向左右望）岳云孙儿那里去了？

岳夫人：往學中攻讀去了。

岳母：岳安呢？

岳夫人：儿媳命他到縣中打听消息，想必快要回來了。

岳母：哦，原來如此。

岳安：（上念）忙將途中事，報与太婆知。

（白）參見太夫人。

岳母：岳安，你回來了？

岳安：老奴回來了。

岳母：少夫人命你奔縣，打听消息如何？

岳安：回稟太夫人得知，老奴奔縣，行至中途，遇着我家少老爺回來了，因此回庄，特來稟報。

岳母：怎么，你家少老爺回來了，他回家为了何事？

岳安：少老爺忙着与鄉鄰叙話，老奴未曾問得，不知他回

家為了何事。

岳夫人：婆婆，依媳婦看來，想必他是久違膝下，心中懸念，特為探望你老人家回家來了。

岳母：哼！這個奴才，如今山河破碎、國土未復，要他回家探的什麼？望的什麼？岳安，命你持我拐杖，站立府門，你家少老爺回來，不許放他進府，倘違我命，定要責罰于你，小心了！

岳安：老奴遵命！

（岳母、岳夫人、銀瓶齊下。岳安持拐杖坐門前）

岳飛：（上唱尖板）

怒冲冲離了汴梁境，

（轉唱帶板）

恨奸賊毫無報國心。

（白）杜充呀，杜充！你不賣國，還則罷了，你若賣國，管教你難逃我手！

（接唱）

宗元帥心血枉費盡，男兒報國志難伸。

低首附從狗奸佞，倒不如回家奉娘親。

催馬且把庄門進，

（白）哎呀，那旁有株大樹，曾記我离家之時，在上面刻划有詩一首，不知是否尚存，待我上前一觀！

（念詩）投筆由來羨虎頭，策懷定遠覓封侯。

男兒此去能如願，誓復燕云十二州、十二州。

（白）哈哈……唉！六載光陰，夙願未償，留詩猶存，我好慚愧也！（接唱）

見詩句不由我無限傷情。

我定要滅金虜迎回二聖，方顯得大丈夫言出能行。

轉面來見岳安府門站定，

岳安：（接唱）

少老爺已來到急忙相迎。

(白) 迎接少老爺。

岳飛：老哥哥，休要多禮，我看你几載未見，胡須越發白了。

岳安：老奴是老了，就是少老爺，你也長上須了。

岳飛：(托髯一看无限感慨。) 唉！

(念) 韶華不住催人老，壯志未酬好心焦。

(白) 老哥哥，我娘可好？

岳安：太夫人倒也安泰。

岳飛：你在怎講？

岳安：倒也安泰。

岳飛：啊，啊，哈哈，幸喜我娘安泰，真乃我鵬舉之福也，待我謝天謝地，你家少夫人堂前行孝如何？

岳安：比少老爺在家侍奉，更强十倍。

岳飛：啊，哈哈，难得她这样行孝，如此，老哥哥与我進府稟報，就說是少老爺回府來了。

岳安：是：(轉身一見拐杖) 哎呀，这怎好！

岳飛：速快与我稟報，就說少老爺回府來了。

岳安：是，哎，这……

岳飛：哼！哼！哼！……我岳門的好管家！我岳門的好管家！要你給我稟報，你却欲動不動，却是為何？

岳安：哎呀呀，我的少老爺呀，非是老奴不去稟報，你不看現有拐杖在此，这是太夫人之命，要我把住府門，不許放少老爺進府，老奴怎好又去稟報呢？

岳飛：啊，是了。想必我娘疑我私自离营回家探望，因此不許進府，哎！娘呀！娘呀！你怎知孩儿回家，乃是出于万不得已也。也罢！我不免照住府門叩拜几拜，就此前往太行山張所老元帅那里投效便了！
(唱慢板)

岳鵬舉惆悵在府門以外，不由得泪珠儿洒落胸怀。
我的娘不知情將我責怪，又不能進府去訴解疑猜。

莫奈何朝府門叩頭下拜，

（拜罷，起身拉馬正跨鐙上，岳安阻住。）

岳 安：（接唱）

少老爺你莫忙請下馬來。

岳 飛：老哥哥阻我為何？

岳 安：我說少老爺呀，你很難得回家一趟，雖然太夫人有命，也得想個法兒見上一見才是。

岳 飛：這個……唉！少老爺那有法想！

岳 安：莫忙，待老奴進去哀告一番，看是如何？

岳 飛：好却是好，只是你要好言多講，千萬莫要惱了我娘。

岳 安：老奴曉得，有請太夫人。

（岳母、岳夫人，銀瓶同上）

岳 母：岳安，請我何事？

岳 安：少老爺已到府門。

岳 母：噯！你真老糊塗了，方才對你講過，不許進府就是，又來稟報什麼。（岳夫人跪下。）

岳夫人：哎呀，婆婆，你母子離別多年，許他見上一面，也是好的，以後不知何日才得重逢，婆婆，你要看上一看吧！

岳 母：看的甚么？

岳夫人：你老人家也老得多了！

岳 母：這個，嗯，好！媳婦既有夫妻之情，岳安也有主仆之義，難道我就無有愛子之心？你等起來。銀瓶！將拐杖收起。岳安！喚你家少老爺進府相見。

岳夫人：謝過婆婆。（銀瓶接過拐杖，岳安向外走）

岳 飛：岳安怎么還不見出來，怎么還不見……岳安你出來了，我娘怎樣傳話？

岳 安：太夫人命你進府相見。

岳 飛：待我前去。

岳 安：慢着。（岳安用手指眼，岳飛拭乾泪進去朝上一望）

岳 飛：唉！（念）江水日悠悠，歲月不我留。

進門一翹首，院景映双眸。

門庭虽依旧，老母白了頭。

教人思想起，不禁泪双流。

（白）那是母親！

岳 母：那是我兒！

岳 飛：哎呀，娘啊！（跪倒）

岳 母：哎呀，娘的兒啊！（唱攔頭）

一見我兒泪滿腮，

（轉帶板）

悲喜交集在心懷。

我兒速起休要拜，為娘有話問兒來。

（白）兒呀，你站起來！

岳 飛：母親恩寬。

岳 母：媳婦与你丈夫見過。

岳夫人：老爺，為妻有禮了。

岳 飛：為夫也有一禮。

岳夫人：銀瓶見過你家爹爹。

銀 瓶：拜見爹爹。

岳 飛：罷了，云兒那里去了？

岳夫人：往學中攻書去了，待為妻命人前去接他回來，拜見老爺。

岳 飛：這倒不必，等他放學而歸，再行相見，也就是了。

岳 母：你夫妻二人一同坐了。

岳 飛：兒告坐。

（岳夫人隨岳飛同向岳母施一禮分兩邊坐下。）

岳 母：兒呀！為娘聞听宗元帥鎮守汴梁，金兵不敢南犯，

你不在營中操練兵馬，準備收復河山，回家作什麼來了？

岳 飛：這個！哦，兒為探望母親回家來了。

岳 母：唉！兒呀！有道是為國忘家，事君忘身，何況為娘在家好好的，要你回得家來探望甚么？

岳 飛：兒雖然為了探望母親回家，其中還有一個原故。

岳 母：甚么原故？

岳 飛：孩兒不敢講。

岳 母：這是為何？

岳 飛：恐怕母親擔憂。

岳 母：哎！兒啊！有何憂担，也得說出，便為娘知道知道。

岳 飛：如此，母親，請听！（唱尖板）

自當年离膝下投軍出外，

（轉攔頭）

兒投了宗元帥曾把兵排。

爰花山打一仗將敵殺敗，只殺得众隸子叫苦悲哀。

正準備渡黃河引兵出塞，不料想有聖旨阻擋下來。

可嘆那宗元帥因此氣坏，（碎板）

岳 母：宗元帥怎樣氣坏了？

岳 飛：娘呀！那宗老元帥，一見聖旨不許渡河，他就氣得吐血而亡！

岳 母：怎么講？

岳 飛：吐血而亡。

岳 母：啊！罢了，宗元帥，宗老師，哎，宗爺爺呀……

岳 飛：哎呀！母親！（唱尖板）

請母親保玉体休要憂怀。

（白）哎呀，母親！宗老元帥已死，人死不能復生，伤痛无益，還望母親善保玉体。

岳 母：兒呀，想那宗元帥一死，朝中那有这样忠心為國之

人，你叫為娘怎得不哭？

岳飛：啊，該哭。

岳母：該痛不該痛？

岳夫人：該痛。

岳母：哎，宗爺爺呀……

岳飛：哎呀，母親！你兒對天盟有誓願，誓必收復河山，迎回二聖，以繼宗元帥未竟之志，請母親不要擔憂。

岳母：我兒果有此志？

岳飛：兒有此志。

岳母：好呀！我兒能有此志，也不枉為娘教子一場，但不知宗元帥一死，現在何人繼任？

岳飛：朝廷已派杜充繼任。

岳母：那杜元帥為人如何？

岳飛：母親，不提杜充還則罷了，提起杜充，叫孩兒好氣好恨！

岳母：這是為何？

岳飛：哎呀！母親！可恨杜充自從到任，盡反宗元帥所為，孩兒諫阻不聽，反將孩兒罷職，眼看大好山河，要斷送在這般奸賊之手，叫孩兒怎得不氣！

岳母：啊！原來還有此事，難怪我兒回家來了，兒呀！但不知你今後作何打算！

岳飛：現有張所元帥在太行山，糾集兩河之民阻擋金兵，兒想前往投效，只因孩兒久違膝下，未能盡得孝養之道，打算稍過一時，再行起程前往。

岳母：我兒此言差矣。你未曾出仕，乃父母之身，已受朝廷爵祿，乃國家之身也。值此國難方殷，正是我兒奮志立功之時，你既有心去往太行山投效，不要留戀為娘，還是速去為是。

岳飛：哎呀，母親！孩兒此去，不復河山，誓不生還，孫兒岳雲，尚未教養成人，母親年邁，教兒怎樣能放

心得下！

岳 母：噯！你这奴才，毫不思二帝蒙塵，國家危急，反要來將為娘留戀，使為娘累你為不忠之士，這教我何以生為。也罷！想昔日王陵之母，成子之功，陶侃之母，全子之孝，看到其間，倒不如為娘也死了吧！（憤氣而起，欲往后堂之勢）

岳 飛：哎呀！母親……（岳飛跪攔于前，岳夫大人搶前扶住岳母）

岳夫人：婆婆莫要動氣，請速快坐下，哎呀，老爺！婆婆年邁，有為妻侍奉，孩兒岳云，妾能教誨，你……還是速快遵從母命，即刻起程前往太行山去吧！

岳 飛：哦哦！母親，請不要發怒，孩兒馬上起程。

岳夫人：婆婆你老人家莫要上氣了，兒夫他願意即刻起程。

岳 母：噯！鵬舉，你真個願意即刻起程么？

岳 飛：孩兒知罪，請母親寬恕，兒願意即刻起程。

岳 母：如此，这才算得我岳門之子，你起來吧！

岳 飛：母親恩寬。

岳 母：兒呀！你今前往，待為娘囑咐于你，此去若還雪不得國耻，迎不得二聖回朝，你就再、再休想前來見我！（唱原板）

君父之仇不共天，兒須牢記在心間。

若要母子重見面，除非你收回旧河山。

岳夫人：老爺呀！（接唱）

家中之事休挂念，專心殺敵赴軍前。

愿你得勝早回轉，歸家再承歡水歡。

岳 飛：啊！（接唱）

聆母訓又听閨房勸，報國殺敵志益堅。

向前辭母別家院，跨馬急奔太行山。

（白）母親，孩兒就要拜別登程，此去侍奉无期，

母親有何教誨，多多吩咐几句，兒好銘刻在心，作為永久垂訓。

岳 母：这个，嗯，好，兒啊！為娘心想學輩古人，望兒成名千古，擬在兒背上寫刺數字，你可愿意？

岳 飛：孩兒愿領母教。

岳 母：如此，一同轉過祖先堂。（轉場現祖先堂景）我兒上前拜過祖先和你恩師靈位，（岳飛跪拜）我兒速快將衣脫去，儿媳取筆硯和金針伺候。（岳飛寬衣，岳夫人取筆硯金針侍立一旁，岳飛面向外跪，岳母取筆在背寫字畢，手拿金針一刺，岳飛肩一聳。）兒呀！娘與兒刺字，痛也不痛？

岳 飛：這……母親未曾刺下，怎問兒痛也不痛？

岳 母：啊，娘的兒！（唱慢板）

持金針刺兒肉手發抖顫，叫一聲鵬舉兒細听娘言：
想當年生下兒慘遭水患，一家人飄流在洪濤深淵。
兒的父沒水中尸骨不見，娘和兒幸遇救才得保全。
多虧了王員外好心行善，贈銀兩和柴米借屋半間。
可憐我母子們無親無眷，全靠娘勤紡織方免飢寒。
幸遇着周老師將兒照看，教成了文武藝般般俱全。
又蒙那李親翁不嫌貧賤，許姻眷和提攜才返故園。
不料想我朝中奸黨惡險，勾結那金鞭子擾亂中原。
擄去了二聖主沙漠受難，縱胡馬侵占去半边河山。
愿我兒此一去功業早建，愿我兒把失土早日收還。
秉精忠報國恩任勞任怨，必能够標美名萬古留傳。
刺罷字只覺得頭昏目眩，

岳夫人：婆婆，仔細了！

岳 母：儿媳，不要緊，取手巾與我。（岳夫人取手巾給岳母拭乾岳飛背上血漬諦視而笑）精忠報國、精忠報國。哈哈，兒呀！（接唱）

娘刺給四个字牢記心間。

（白）我儿多受痛苦了，起來將衣穿上吧！

岳飛：謝母親！（唱尖板）

叩一頭我且把母恩來謝，（起立，穿衣，）

（轉唱帶板）

尊一聲老娘親細听儿言：

望母親多保重莫把儿念，恕孩儿不能够常侍膝前。

岳母：（唱原板）

我的儿你只管放心前往，娘年近有你妻侍奉无妨。

岳飛：（唱原板）

老娘親寬慰我儿心稍放，轉面來叫賢妻細听端詳：

我此去誓把那狼烟扫蕩，滅不了金鞭子決不回鄉。

年近娘全仗你代我奉養，教訓那兒和女多費心腸。

岳夫人：（唱原板）

尊相公你且把寬心來放，家中事有为妻一力承當。

但愿你此一去把敌扫蕩，早奏凱回故里同享安康。

岳飛：好啊！（唱帶板）

听娘子一番話真个賢良，

（揚音）不由得岳鵬舉欢喜非常。

回頭來叫岳安把馬帶上，

（白）母親，孩儿我便去了！

岳母：待为娘送你出門，（轉場，岳飛上馬欲行）慢着，

儿呀！待为娘把你再看上一看！

岳飛：哎，娘呀！（接唱）

愿老娘善保玉体，待儿去，滅了敌寇早还鄉，再侍

奉老娘。（上馬下）

岳母：叫我儿回來待我再看上一眼。

岳安：少老爺走远了。

岳母：哎呀，鵬舉，我儿，哎，儿呀……（齐下）